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章玉植

續後漢書卷四十

宋　蕭常　撰

魏載記五

王朗守景興東海郯人以通經為郎師事太尉楊賜賜卒棄官行服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獻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别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

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不從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又大破之乃詣策降自稱擒虜策以其儒雅不加害雖流離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表名之既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操為魏王累遷大理罪疑為輕時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稱子丕嗣相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既篡漢拜司空進封樂平鄉時有鵜鶘集靈芝池令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禄大夫楊彪丕欲攻孫權上疏諫不可丕不從無功而還曹叡初進封蘭陵上疏諫修宫室轉司徒卒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皆傳於世子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累遷散騎常侍曹叡時曹真冦漢中肅上疏諫又言宜遵舊體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

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以代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行也唐虞之時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内帝命而已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及漢之初公卿皆以事升朝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奏之汲黯宣帝令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漢獻帝崩

肅上疏以為漢總帝皇之號曰皇帝有别稱帝無别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今以贈終可止稱皇以配其謚曹叡不從乃遣謚孝獻皇帝後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叡嘗問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安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以示容受直言故臣以為

殺之未必為是也叡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懐隠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遷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録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本紀覧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録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隠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也時盛修宫室民失農業或後期約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孟軻稱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蹕驚乗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

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者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累遷太常子芳時曹爽輔政任何晏鄧颺等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

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閻之戒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禄勲時有二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憂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司馬師既廢曹芳使肅迎曹髦于元城而立之累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門生衰絰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

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名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炎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又著書十餘篇自漢末徵士燉煌周生烈曹叡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註經傳頗傳於世

王弼者字輔嗣山陽人祖凱侍中粲之從兄父業荊州牧劉表之甥仕至謁者僕射弼幼敏慧年十餘好老氏

已能辨析父為曹叡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甚奇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淮南劉陶善論縱横為時所推每與弼語未嘗不自屈弼天才傑出論難有據當其所得莫能拙也性和易樂宴游解音律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超詣隱奥多

於晏也頗以所長驕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與鍾會善
會議論以校練為宗然每服弼之高致晏每謂聖人無
喜怒哀樂其論甚精會等述之弼以為不然夫聖人茂
於人者神明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
通玄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
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為不復應物失之
多矣弼嘗註易頴川荀融難弼大衍義又註老子為之
指略頗有理致又著道略論太原王濟好談老莊常云

見弼易註所悟者多曹芳時為尚書郎卒時年二十四

贊曰景興以德義自將能勉陶謙以春秋勤王之舉而撓節於孫氏屈身於曹操不足道也禮為舊君服示不忘本故鄭季不忍名籍以苟富貴田横之客能以禮葬横至今稱為長者肅父子嘗逮事漢獻帝之殁曹叡欲盡追崇之禮於帝固無所加損為肅者贊其決可也既不克為反欲黜其帝號以媚所事其刻薄寡恩如此真小人哉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皆為漢三公父謙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遷粲徙長安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以才學顯貴重朝廷賓客盈坐聞粲至門倒屣迎之年既稚弱軀幹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當盡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黄門侍郎以時方梗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其貌寢不甚加禮表卒勸其子琮歸曹操操辟為丞相掾闗内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稱操美德以

為三王之舉正人醜其憸佞操稱魏王以為侍中時舊儀廢弛創立法度皆粲典之初粲與人讀道旁碑人問卿能暗誦否粲朗誦之不失一字又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以帊蓋局更使以他局為之不誤一道又精於算作算術善屬文舉筆立成無所竄定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建安二十三年從操攻孫權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始丕為五官將與其弟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

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相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將文學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乃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城欲以脅太后琳諫曰易稱即鹿无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而行何異鼓洪鑪而燎毛髮但當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既合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太阿

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秪為亂階進不納竟及於禍琳避

難兾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曹操操謂曰卿昔為

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耳何乃上及父祖琳頓首謝曰

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操愛其才而不之罪與瑀並為司

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瑀嘗作諸

書及檄草成以呈操先是操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

所作蹶然而起曰是能愈我病數加厚賜琳徙門下督

瑀為倉曹掾瑒楨亦為丞相掾轉五官將文學楨以不

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琳幹瑒楨並以二十二年卒丕書與元城令吴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雅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

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意至其善處古人無以遠過皆一時之儁也丕嘗作典論并孔融而言以為七子自頴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粹嘗為操軍謀祭酒誣奏孔融人畏其筆瑒弟璩字休璉亦以文章顯吳質者字季重濟陰人為丕植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及有譙郡嵇康下邳桓

威亦著稱於時康字叔夜文詞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為司馬昭所害晉史自有傳威出孫徽年十八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後為安成令璃子籍仕晉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以才學稱曹操辟為司空掾累遷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以道梗不通留鎮關中時關中民散徙他郡者漸還本土諸將多引為部曲覬與荀彧書曰夫鹽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牛以給民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

日夜思歸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戚此強本弱枝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治弘農關中服從名顗還稍遷尚書操稱魏王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子丕嗣相位還漢朝為侍郎勸賛禪代之事且為文誥之辭丕既篡漢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曹叡初進封閿鄉顗奏曰律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

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雕敝而役務方殷
顗上疏言當今之務宜量入為出而尚方所造愈更增
廣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
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之今無求於露而
空設之不資於用而糜費無益皆所宜裁制也受命典
卜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隷
草無不善以病卒子瓘為鎮西將軍餘事見晉史建安
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元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羲伯

與顗並以文章顯又有劉廙者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亦有名於時仕至侍中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言正旦當日食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在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禆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其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

異伏或推衍謬誤也或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曹丕篡漢為尚書郎散騎侍郎曹丕令集羣書以類相
從作皇覽子叡時出為陳留太守名拜騎都尉與庾嶷
荀詵等定科條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
嘗作趙都賦叡善之令賦許都雒都時外興軍旅内營
宫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孫權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
分休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名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
為吳師初至心專氣鋭寵以兵少求須兵至未有所失

臣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揚聲耀埶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旗鼓引出賊後遏其歸路要其粮道彼聞軍至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而自破矣歛從之兵比至合肥權果遁去歛令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又以為宜制禮作樂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而歛死不及施行子芳初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所撰述法論人物卜志之類百餘篇卒同時東海謬襲凞伯陳留穮林孝友京兆韋誕仲將譙國旻侯惠稚

權任城孫該公達河東杜摰德魯等亦著文賦皆至大官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介子之後也弱冠知名司空陳羣辟為掾時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曰按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管齊六職士有常員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自建安以來至于今日日不暇給經邦治

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末舉而造制未至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使長使治此先王取才之義也

方今未有六卿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按狀則實才未必當任功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賛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曹芳時除尚書郎遷黄門侍郎與何晏不平免官起爲司馬懿從事中郎懿殺曹爽以爲河南尹遷尚書嘏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氏因之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理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副歷代不至於治蓋由是也

欲大改定官制一依古義會時多艱未能遽革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曹髦初封武鄉亭侯毋丘儉文欽等舉兵欲誅司馬師師衆拒之或以師不宜自行惟嘏及王肅勸其行師以嘏守尚書僕射與俱東儉欽敗嘏有謀焉及師卒嘏秘不發喪以師之命名其弟昭於許昌領其兵徑還雒陽昭遂輔政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卒時年四十七有子祗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

兄琰舉之曹操并冀州以為鄔長後攻壺關問長史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累遷御史中丞于丕篡漢為尚書出為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别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邪别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戎狄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

生北顧憂在官一期寇盜屏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遷大鴻臚曹叡初轉光祿勳司隷校尉為政推誠簡易務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議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豈在乎佐史之職不密哉今之制度不為疎濶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時司徒司空闕散騎

常侍孟康薦林忠直清儉台輔之器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魏氏三公封侯自林始頃之進封鄉侯魯相上言漢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祠今宗聖侯奉祀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史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絶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敘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堯舜

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於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以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本報德也無復重祀於非族也曹芳初卒

贊曰人之推尊其師所以尊其道也聖如孔子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則其所以推尊之禮宜如何韓愈氏有言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

孔子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特其祀享者曷若孔子用王者禮巍然中處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若親弟子然豈以其德被萬世所以推尊之者固應爾耶方曹氏割據特魯相請官别給牲牢長吏奉祀可謂知所本邪彼崔林者何人乃云自周公上至三皇且不與祀秩孔子以大夫而受無疆之祀其禮過矣且有重祀非族之譏是足與語推尊之意哉唐人歸崇敬亦謂天子不當北面請東向以敎太重腐儒所見大要相若其忘本甚

矣我藝祖皇帝嘗至相國浮圖問左右當拜與不或對以人主不當拜已而幸國學即北面再拜其尊師重道足以興起人心為後世法惜二子不獲身見其事以發其甕中之天

楊俊字季才河内獲嘉人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時方亂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攜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振邺貧乏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婢者凡六家皆傾貲贖之轉徙并州本郡王

象少孤特年十七八為人奴隷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儁嘉其才質憐之即贖象買其家為之聘娶立産然後與別曹操以為丞相掾舉茂才除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將軍操為魏王遷中尉子丕篡漢復守南陽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儁吏績顯著宜還本朝宣力輦轂儁自少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皆出自兵伍儁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固後歷郡守恂御史其明鑒行義多此類初曹植與儁

善丞衙之後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偪令自殺王象者字羲伯與同郡荀緯等俱為丞所禮及王粲陳琳等亡新進中惟象才最髙累遷散騎常侍封侯領秘書監使撰皇覽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和厚文又温雅以故當時稱為儒宗丞以舊憤殺俊象叩頭流血諭救丞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今聽卿是無我也俊死象以不能救俊為恨發病卒

髙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髙堂生之後也少為諸

生太守薛悌名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
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筝相
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
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曹操名為丞相軍議掾
出為堂陽長曹叡時為給事中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時
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引泠州鳩對周景王鑄鍾
以為諫遷侍中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叡從
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二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

尚黄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禄勲時叡崇宫殿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建昭陽殿鑄黄龍鳳皇奇偉之獸百役並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諸生莫不展力叡至躬自掘土以率之天作淫雨冀州大水漂没人民隆上疏極諫以為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宫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是以亡國之主自

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今所與腹心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宜在無諱而不敢以告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遂以亡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為世戒書奏叡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吾甚懼焉隆疾篤又口占上疏力諫卒初蔣濟請封禪叡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欲議行其事使隆撰定禮儀未成及隆

歿歔歎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而亡也

續後漢書卷四十

續後漢書卷四十一

宋 蕭常 撰

魏載記六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少好擊劒尚武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受學於鄭玄以琴書自娱袁紹辟為騎都尉紹治兵黎陽次於延津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不聽遂敗于官渡曹操破袁氏自領兾州辟為别駕從事操攻并

州留傳子丕於鄴操為丞相琰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及為魏王除尚書時丕弟植有才而愛操欲有所立而狐疑未決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請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子壻也操嘉其公遷中尉琰鬚長四尺有威重朝野瞻望總齊清議多所甄拔嘗薦鉅鹿楊訓雖才不足而清貞自守操即禮辟之後操僭稱魏王訓發表稱贊德美時人或笑其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

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操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為徒隸使人視之神色不撓操愈怒曰琰雖被刑而通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嗔遂殺之琰名知人從弟琳少未知名琰曰此所謂大器晚成終必遠到初見涿郡孫禮盧毓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三人者後皆至鼎輔友人公孫方

宋階蚤卒琰撫其孤若巳子其鑒識篤義類此初操性忌克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等皆以非罪見殺而琰與融最為世所痛惜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曹操至兗州辟為治中從事語操曰今朝廷播遷生民廢業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固安之志難以持久袁紹劉表雖地廣民强皆無經遠之謀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蓄軍資如此則伯業可成操

納其言遷丞相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至垢面羸服常乗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至有身擕壺漿入官寺者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子丕為五官將屬玠以所親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不敢奉命操還自鄴議欲并省職局玠請謁不行時人疾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舊西

曹為上東曹次之宜省東曹操知其意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以素屏風素凴几遺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以古人之服玠雖位通顯常布衣蔬食撫育兄遺孤甚篤禄賜以賑宗族家無贏貲遷右軍師操稱魏王除尚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子丕雖長而弟植有寵玠密白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絶祀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會羣僚玠起更衣操目之曰此古所謂國之司

直者也崔琰既死玠内不説後有白玠出見黥面友者其妻子没為官奴婢玠言使天不雨者盖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桓階和洽申救之免官卒于家

贊曰聖人作易畫卦盖至於節而後制行之意寓焉夫節坎上兊下坎為水兊為澤澤上之水不出夫澤瀦而不泄則無以潤下泄而不已則涸矣節之義所由著也其始曰苦節不可貞至其終則又曰苦節貞凶盖節之義不貴夫過過則人情有所不堪是為苦節故曰不可

以為正雖正而凶矣夫一概難堪之行聖人所不為安可通行乎天下聖人不求異于人如此琰玠二子疾時侈靡方其典選一切以儉節取人士大夫至垢面羸服身持壺漿以入府寺既不足以激天下之貪而矯為不情相師成風在當時已不能免議者之云云古人處事求為可繼二子雖有志厲俗而矯枉過直不得中道是豈足與語聖人議德行之意云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濟北

相黄巾入境以救曹操遇害操以舊恩辟勛為丞相掾建安二十二年為太子中庶子累遷魏郡西部都尉子丕妻郭弟為曲周縣吏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丕留業數手書為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宫守正不撓丕固不説及是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令中尉奏勛官久之拜侍御史丕篡漢兼侍中每陳今之所急惟在兵農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時丕出游獵勛上疏力諫丕手毀其疏而竟行獵問侍臣曰獵

之為樂何如八音侍中劉煜對曰獵勝于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獵驅逐原野傷生育之理劉煜佞諛不忠阿順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遄臺煜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丕怒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陳羣司馬懿並舉勛為宮正宮正御史中丞也丕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丕欲攻孫權勛諫以為不可丕益忿之左遷治書執法丕自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

邑斜行不由正道軍容吏劉曜欲劾之勛以塹壘未成

救止軍還雒陽曜有罪勛奏黜遣而曜密白勛私解邑

事收付廷尉廷尉議正刑五歳三官駮律罰金二斤丕

大怒曰勛應死而汝等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

十鼠同穴大尉鍾繇並言勛父信有功于國請貰其罪

丕不許殺之後二旬丕亦死人莫不為勛歎恨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曹操以為東曹議令史操稱魏

王為尚書郎時法禁酒而邈私飲酣醉校事趙達問以

曹氏邈曰中聖人達白之操大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為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素脩謹偶罪言耳竟坐免子丕簒漢為譙相累遷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丕至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丕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曹叡初為涼州刺史風化大行百姓歸心討叛羌有功封都

亭侯加建威將軍賞賜皆散之將士妻子衣食不給還為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僚憚之後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延熙中卒盧欽著書稱其美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操之時人以為通自在凉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

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之論如此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父敏字通達以方正稱賢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間曹操問濟曰胡通達長者也有子若孫否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綜事過之操名為頓丘令將軍張遼與其護

軍武周有隙遼欲請質為僚佐質辭以疾它日謂質曰
僕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
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
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
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悟與周
如初子丕篡漢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
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也悉見
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若即首服

每軍功賞賜皆推之將士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在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田且守性沈實内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去見思延熙十三年卒家無羸貲惟有賜書衣篋而已有子威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劉表舉州應紹階說

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于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曰曹操雖弱奉王命而討有罪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爲之内應不亦可乎羨乃舉長沙及旁三郡拒表遣使詣操操說會操軍未得南而表攻羨羨病死城陷階自匿久之表辟爲從事因辭疾去操自荆州聞其爲羨謀異之辟爲丞相

主簿操稱魏王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子植有寵階數陳丕德優齒長冝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遷尚書典選舉丕篡漢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丕自臨視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于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尋拜太常卒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伯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曹操定荆州辟參丞相軍事時代郡大

亂操以為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稱單于専制郡事前守莫能治正操欲授潛兵以鎮討之辭曰代郡戶口繁夥士馬控弦以萬數單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静單于以下脱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畧婦女財物潛按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郡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操稱其治代之功潛曰潛于百姓雖寛

于諸胡為峻令繼者必以濳為過嚴而事加寛惠過寛
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起也以勢料之
代必復叛于是操深悔還濳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
聞至操乃遣其子彰討之出為沛相遷兖州刺史子丕
簒漢為散騎常侍除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
比之郡國曹叡初入為尚書封清陽亭侯累遷尚書令
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條延熙
中卒性廉謹每之官不與妻子俱行為兖州時甞作一

胡床及去留以挂柱家人或并日而食其家教有似石奮自漢末少能及者然無所薦進世稱其潔而已子秀時有何夔梁習者皆陳郡人與潛俱祭曹操軍事夔字叔龍為操東曹掾言于操曰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者以各引其類而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謹德以庸制禄則民興功自今所用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别矣又宜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别受其

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
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則天下幸甚操稱善拜尚書
僕射遷太子太傅子丕時封城陽亭侯卒子曽
梁習字子虞為操西曹令史累遷并州刺史勸課農桑
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于世長老以為自所聞識未
有及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曹丕初復
置并州仍為刺史封申門亭侯治行為一時最在州二
十餘年居處窮約無方面珍物台為大司農子𢿱時卒

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白事失操㫖操大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往代對已被收繫思乃馳還自陳已罪操歎息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為刺史思領豫州亦能吏然煩碎無大體不如習

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溫人懿之兄也九歲人有稱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軀榦魁梧而疑之朗曰朗之内

外累世長大損年以求螽成非吾志也監試者異之其後天下大亂歲饑人相食朗收卹宗族教訓禮節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曹操辟為司空掾出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扑而民不犯禁先是民有徙籍都内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誠感如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今雖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内威不軌又以為宜復井

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及施行然州郡領兵議自朗始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伐孫權到居巢會大疫遇疾卒時年四十七同邑司馬芝者字子華少為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從守老母賊至以刃臨之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相謂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卒免于禍以鹿

車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曹操取荆州以為管長時天下大亂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會郡檄縣發兵而節客王同等當為兵掾吏白節家未嘗給繇芝不聽兵已集郡而節果藏同等陰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恐乞代同行芝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謂芝以郡主簿為兵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繫之獄芝曰夫刑法之失失

在苛暴今贓物先獲而後訊其辭若不勝其掠或至誣
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不失
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
操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至有稱入為河南尹
抑強植弱私謁不行中官嘗欲以事託之而不敢言因
其妻之伯父董貽貽猶憚之不為通門下循行有疑門
幹盜簪幹不服芝教曰凡物有相苦而難辨者人非離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

乎寢勿問曹𣪊時賜爵關内侯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尋以公事免復為大司農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容談論有不可意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官子岐累遷廷尉剛正有父風

續後漢書卷四十一

續後漢書卷四十二

宋 蕭常 撰

魏載記七

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劒董卓遷帝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為宗室遺老今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以疇對時年二十二虞備禮見之辟為從事具車騎將行疇乃選其家客與年少之慕從者二十騎俱往既取道乃

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從間道到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不敢佩荷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既還虞已為公孫瓚所害乃謁虞墓卒事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曰汝何哭劉虞墓而不送章於我疇對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不美恐非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臣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從

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害猶拘之軍中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乃縱遣疇得北歸帥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于世矣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至五千餘家乃為要束使不相犯又制為婚嫁之禮興學校以講授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𠂻紹父子數遣使辟召皆不行疇常忿烏丸每賊殺其郡之冠蓋有欲討之意建

安十二年會曹操伐烏丸未至遣使辟疇遂隨使者至軍署司空戸曹掾令曰田子春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蓨令不行從軍至無終時方夏水潦而瀕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夏秋常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舊北平郡治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壊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通今虜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懈弛無備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

之地路近而便襲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致也操從之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際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軍去也操乃令疇將兵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覺單于自臨陳大敗之斬獲追奔遂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亭侯疇自以始由避難帥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辭操知其誠許之遼東斬送袁尚首操令三軍敢有哭者

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從攻荊州還操追念疇功復申前命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至於數四終不受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令以私情諭之無告吾意也惇問之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得全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媿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効死於前言未卒涕泗橫流惇具以告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年四十六卒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里中社脩念母哭泣哀甚里中為之輟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疾無相視者脩親隱䘏之疾愈乃去初平中孔融召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客數犯法民有被刼者賊出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乃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自是豪强慴服舉孝廉遜邴原融不聽會時方亂道梗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

夜奔赴融所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時膠東多盜復令守膠東令至則斬其强宗公沙盧等撫慰其餘由是盜賊衰息融每有難雖休于家無不即至融嘗賴修以免袁譚在青州辟為治中從事别駕劉獻數毀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人以此多之轉别駕袁尚攻譚譚軍敗脩帥吏民往救譚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敗亡之道也譚不說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將安出脩曰夫兄弟左右手

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搆其間以來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可以得志天下譚不聽後曹操攻譚於南皮脩時轉餉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馳赴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慟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操義而聽之袁氏政寛在職勢者多蓄聚操破鄴籍審配等家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閲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

名乃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僕强植弱信賞必罰百姓稱之操稱魏王為大司農郎中令時議行肉刑脩以為未可從奉常嚴才謀變夜攻掖門脩聞亂將官屬至宮門操在銅雀臺望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禄焉避其難居府雖舊制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子儀字文表高亮雅正為司馬昭安東司馬以抗直為昭所害儀子裒字偉元少立操尚痛父非命終身

不仕事皆見晉史

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對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性嗜學帶經耕鉏其妻饁之雖在田中相敬如賓少單貧非勤力所及不取於人刺史梁習薦州境名士楊俊王淩王象荀偉及林於曹操操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以政最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至著稱子丕簒漢遷少府封樂陽亭侯轉大司農曹叡初進封高陽鄉從光禄勲太常

司馬懿以林鄉里耆德每為之拜或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崇長幼之敘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時論以林操尚清峻欲致之公輔林遂稱疾篤拜光禄大夫年八十三卒時馮翊吉茂河間沐並鉅鹿時苗皆與林齊名茂字叔暢好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與扶風蘇則隱居南山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静吏民不忍欺累遷議郎卒並字德信為人公而果不畏强禦曹操

名為軍謀掾子芳時為三府長吏孫權將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伐材牂柯軍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不往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遠方如此當時不知皆以為前世人也累遷濟陰太守名拜議郎年六十餘自作終制以戒其子苗字德胄清白自守性尤疾惡為壽春令令行風靡始之官乘牽車牸牛歲餘牛生一犢謂主簿曰令來時無此犢犢乃淮南所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

聽時人以為矯由此名聞天下累遷典農中郎將然性剛褊初為壽春時嘗謁治中蔣濟濟嗜酒適醉不能見苗恚忿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墻下旦夕射之後濟官太尉亦不以苗毀已為嫌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避亂客武陵曹操略地荆州辟為丞相掾時毛玠崔琰典選舉先尚儉節洽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拘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律人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衣新衣乘

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垢汚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至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至罷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稱魏王拜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操者操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按實其事且曰玠誠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娛主聽二者不加檢覈

臣切不安操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操不即從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子丕篡漢為光禄勲封安城亭侯曹叡初進封西陵鄉時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叡于是引咨博洛異同洽以民希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自春夏以來民窮于役農業有廢百姓嚣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伏之術莫大於節儉轉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

宅以自給㪚聞之加賜粟帛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討馬超之功曹操賜爵關内侯累遷武郡太守郡濵海中阜即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昭烈取漢中以逼下辯操以武都孤遠欲徙其民恐其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使居京兆扶風者萬餘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從之為政務舉大綱下不忍欺曹丕問侍中劉煜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名用而丕死曹叡初徵為城門校尉

叡常着帽披縹綾半褎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叡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大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弋獵秋大雨雹阜上疏諫叡嘉納遷少府又上疏曰昔卬信臣為少府于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用叡令羣臣議政令不便于民者阜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本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則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

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百工不孠其羆而競作竒巧以合上意此傷本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冝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又上疏欲省宫人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宫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㪅聞而愈敬憚之尋卒

辛毗字佑治潁川陽翟人隨兄評從袁紹紹卒其子尚

攻其兄譚於平原譚使毗求援於曹操時操將攻荆州次西平毗見操致譚意操大説後數日更欲先攻荆州使譚尚自相敝他日置酒毗知操意變以語郭嘉嘉以白操操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否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本相攻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乃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内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攻伐加以饑

饉天災見於上人事應於下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窮困之敵擊罷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天以表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内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粮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它年它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

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操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之操遣都護曹洪屯下辯使毗與曹休參其軍事還為丞相長史子丕篡漢遷侍中賜爵關内侯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戸實河南時旱蝗羣司以為不可而丕意甚鋭毗入諫丕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丕曰吾不與卿議矣毗曰臣所言非私也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荅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丕奮衣

而入良久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從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之遂徙其半嘗從丕射雉丕曰射雉樂乎曰于陛下甚樂而于羣下甚苦丕默然後為之希出丕欲攻孫權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筭有闕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也丕不從竟無功而還曹叡立進封頴鄉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用事羣臣莫不趨之毗獨不往其子敞以為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

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害之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毁其高節者邪竟為劉孫所毁出為衛尉歆方營殿舍百姓勞怨又欲平北邙而於其上作臺觀以望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勞人民不堪命歆乃止丞相諸葛亮以王師來討出渭南先是司馬懿數請拒之歆終不聽至是使毗持節為懿軍師節度諸軍以抗王師會亮甍復還為衛尉卒

贊曰疇初立義而不能踐言于其後脩始若不負袁氏

而終於從操林名德自居洽議論不矯而托身非所阜

蓋終於所事者吡賷二衣于曹操以為進身之階此姦

人之雄烏足道哉

續後漢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 卷四十三 四十四 音義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章玉植

續後漢書卷四十上

魏載記八

宋 蕭常 撰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過城邑皆下逵獨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引單于并兵急攻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既下援聞其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為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請乃囚於壺關置土窖中以車輪覆其中使人固守逵從土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於此乎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適聞其聲憐其守正乃夜潛往引出破械遣去初逵過皮氏曰争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它計疑援謀士祝奥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不敗

援既亡逵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後坐法當死逵救之力不能得為之改服後舉茂才除澠池令以喪祖父去官曹操攻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太守與語説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尋為丞相主簿操攻漢中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斬竟重者一人而釋其餘操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事子丕代操為丞相以為魏郡太守從丕至黎陽津

渡者亂行斬之乃整至譙以為豫州刺史時大亂之後州郡多不相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寛仁有豈弟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丕曰真刺史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馬為守戰備敵不敢犯外修軍政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波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

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是已俄與諸將攻孫權破呂範於洞浦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曹叡時孫權在東關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權每出兵攻魏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而魏之出師亦由淮沛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叡善之使督滿寵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

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南侵逵至五將山休表求深入敵令懿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吴無東關之備必并兵於皖休深入與敵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口言休大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絶於内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敵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敵見吾軍必走若待後軍敵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

而行多設旗鼓為疑兵敵見逵兵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相能曹丕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丕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無噍類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報子充字公閭為中護軍為司馬昭弒曹髦者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少以學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性剛直疾惡慕汲黯之為人歷酒泉安定武都太守所在有威名曹叡攻張魯過其郡與語說之徙為

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徙饑窮則極意撫循流民來歸旬月得數千人勸之力穡是歲大稔西平曲演等叛討平之加護羌校尉關内侯進封亭侯台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卧枕則膝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與丕弟植聞丕代漢皆悲哭時丕但聞植所為而不聞則也後嘗從容語其下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盡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肘則曰不為卿也乃止丕問則曰前破酒

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珠可復求市否對曰若
化洽中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丕
默然後從丕獵槎桎拔失鹿丕大怒據胡牀拔刀悉收
督吏將斬之則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以
獵戲多殺羣吏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丕曰卿直臣也
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東平相道病卒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年人時天下大亂與同郡張奮舉
郡歸曹操操以為騎都尉妻以從妹每出戰峻常居守

以給軍時歲饑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操以峻為典農中郎將祗為屯田都尉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實官渡之役峻典粮械敵數鈔絶粮道乃使千乗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敵不敢近軍國之饒始於棗祗而成於峻操以峻有功封都亭侯遷長水校尉峻寛厚有度而見理明每有所陳操常稱善建安九年卒棗祗者潁川人本性棘其先避仇改馬仕至陳留太守孫據字道彦仕晉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曹操以為議郎使叅鍾繇軍事累遷京兆尹招懐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懐之操稱魏王以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操謂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攻張魯説操拔漢中民數萬家以實長安其後操欲拔漢中守軍恐貽烈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以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避敵前至者厚其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

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抵西域皆隷雍州子丕時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酒泉黄華西平麴演各逐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叛河西大擾丕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以既代鄒岐為刺史既至大破胡斬首獲生以萬數丕説進封西鄉酒泉蘇衡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寇邊既與夏侯儒擊破之

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以備西羌恐帥衆二萬餘落降既臨二州十餘年善政謌聞其所禮辟扶風龎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龎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後皆為時用建興初年卒子緝字敬仲以女妻曹芳拜光禄大夫位特進憤司馬師專國與中書令李豐等謀誅之事泄遇害語在夏侯玄傳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鍾繇表為議郎荀彧薦於曹操操以為丞相軍謀祭酒操稱魏王以為侍中與王粲

和洽並列從攻張魯還拜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雒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昭烈所殺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洽等糾攝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衆心操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而所選多不當操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為留府長史時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附操而有慢言操大怒欲攻之羣下多諫操横刀于膝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方今豺狼

當路而狸狐是先人謂公避强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為莛撞起音今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哉操遂厚撫攸攸即歸附子丕篡漢為督軍粮御史武平亭侯入為尚書曹畝時進封平陽鄉侯卒有趙儼者字伯然避亂荆州與襲同居處通有無建安二年詣操操以為朗陵令曹芳時積官至司空初儼與襲及辛毗陳羣皆同郡知名時號辛陳杜趙云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曹操以為刺姦令史議法平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操嘗夜出微察諸吏見柔假寐徐解裘覆之而去尋為丞相倉曹屬轉理曹掾子丕篡漢賜爵關内侯加治書執法遷廷尉丕以宿憾欲枉法殺鮑勛柔固執不從曹叡初封延壽亭侯時大興宫殿百姓勞役博采美女以充後宫柔上疏諫叡加納護軍營士豆禮近出不還主將以為亡表言遂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訴寃莫有省者乃

詣廷尉柔問曰汝何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之甚謹又哀兒女非輕狡不顧家者柔復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屢求不獲時子文適繫獄柔乃引子文問所坐徐曰汝頗曽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假貸於人柔察其色動乃曰汝昔曽舉豆禮錢何言不邪子文皇駭占對失叙柔曰汝已殺禮宜即首服子文情得叩頭具

首殺禮本末藏瘞所在乃以其事聞于敞復盈毋子為平民仍頒其事於境内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復徙司徒曹髦立進封安國侯轉太尉卒時年九十有王觀者字偉臺東都廪丘人與𤣥同時仕進累遷涿郡太守曹叡時令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曰何不為劇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之責觀曰夫君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所降差豈可以太守之私而負一

郡之民乎後送任子諸鄰時觀惟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如此累遷少府曹叡時封中鄉亭侯轉右僕射曹奐初遷司空卒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遭亂依漁陽王松後説松歸曹操又為松答操書其文甚嚴操既善之又聞其説松由是辟衆司空軍事操稱魏王與太原孫資彦龍俱為秘書郎衆丞相軍事子丕篡漢放資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改秘書為中書以放

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關内侯資關中侯並掌機密曹叡立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放西鄉侯資樂陽亭侯漢丞相諸葛亮出屯南鄭議者以為可大發兵就攻之叡以問資資曰昔武皇攻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救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後當更有所發興

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叡乃止資進封左鄉侯放善為書檄一時命令多出其手孫權與諸葛亮約同舉代魏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誠封以示亮亮騰其書與權將步隲等隲以示權權懼亮見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禄大夫遼東平以參謀議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資中都會曹叡病欲以曹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

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力陳宜速名太尉司馬懿以綱維皇室叡納其言即以黄紙授放資放資既出叡意復變令止獨召爽與放資俱受遺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懿亦至登床受遺令已而叡死先是放資久典機密獻肇不能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叡召司馬懿及稱

贊曹爽而抑退獻肇等曹氏之亡禍基於此曹芳既立加放左光禄大夫資右光禄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放轉驃騎將軍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後各以年老辭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爽死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建興十三年放卒資復丐免尋卒放資既善阿旨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是然亦密陳損益不專道諛云放子正資子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

贊曰蘇則聞獻帝之廢而悲不自勝詰董昭之佞而義形於色凛凛有古烈士風然終不免撓節於曹氏惜哉

續後漢書卷四十三